



經

世

鈔

六

5712
1281
6



門正12
1281
卷6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三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孔召楚師鄭殺子孔

鄭子孔林即公欲去諸大夫杜欲將叛晉而起楚師以
 去之林知晉使告子庚杜楚令尹子庚弗許楚子聞之
 使揚豚尹宜林揚豚邑大夫名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
 而不出師死不從禮杜不能承先君之業死不穀即位
 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

左傳經世鈔 襄 子孔召楚一卷十三

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彭士望曰：忠臣苦心見于一歎。曰：君

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

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

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迫于君命為此等處法最得鼂

居守而使天子將宜其死也。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

張杜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孔子展子西守。二子杜子展

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杜完城郭內保守。按危亂之時與小人同執國柄者不可不

此。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

逐涉，穎杜將涉穎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師涉最防不虞故其慎如此。次于旃

然。焉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杜胥靡

于雍梁皆鄭邑。右回梅山。林楚師右回鄭之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

反。子庚門于純門，信杜再宿也。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

杜魚齒山之下有澁水。甚雨及之。杜及于楚師。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

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

不競。杜歌者吹律以呀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多。死聲競也。師曠惟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疆弱。

楚必無功。董叔杜晉大夫曰：天道多在西北。杜歲在豕，章月又在西北。南師不時。杜謂觸歲月。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杜十年尉止等作難杜前年子孔召與純門之師楚師至純門子孔

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杜以自甲辰子展

子西率國人伐之子孔失眾久矣攻強殺子孔而分其

室書曰鄭殺其大夫杜亦以國專也子然杜子子孔宋

子之子也士子孔杜子圭杜宋子圭媯杜子之子也圭媯

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林二母相親

子然子孔亦杜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

徒孔林即實相子革子良之室杜司徒孔與二父相親

慮若徒以勢力是庇則福我者安知非禍我者至於附

勢而自驕杜言故及於難杜二子子革子

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林子革即鄭鄭人使子展當國

杜簡公猶幼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魏世倣曰伊侃問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何不即殺

之疆敵壓境奸臣生心鄭不幾危矣哉曰外寇既至

內難復興且三室如一其黨亦多不惟無以禦楚恐

必不能誅子孔其危亡不愈速乎觀完守入保而子

孔即不敢會楚師益見當日情事而知子展謀國必

萬全而後動也段秀實不為羣小擾亂靜以鎮之四

更而曙然後誅反者故知亂人輕誅不可不完守又受其害矣
魏世儼曰子孔知國難不以告利得執政之柄繼復召楚師欲求專鄭其貪殘猾賊烏可與親知果不義知伯則別族而為輔氏况三室如一乎觀子革子良於國討時猶以己甲助子孔守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季武子作林鐘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鑄鐘聲應林鐘之律因以為名○禧按鞏之役季文子作武宮平陰之役季武子作林鐘所謂其父報仇其子行劫者是以君子貴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合德杜天身教也銘諸侯言時計功杜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杜銘其勞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林三等之中此為最下借晉之力非已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林昭己之明德而懲戒他人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

左傳卷廿九
之。小。國。幸。於。大。國。杜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崔杼立莊公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穉聲姬生光。以為大

子。杜兄子曰姪顏穉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諸子仲子戎子。杜諸子諸妾姓

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

杜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有理有識仲子賢間諸

侯難。杜間諸侯之列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

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

而已。遂東大子光。杜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穆

熙曰靈公廢大子光而立牙高厚不能強諫而為之傅崔杼殺之雖過而厚實自有以取之矣夙沙衛

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林

林使微服迎故太子光靈公疾病而尸諸朝非禮也。婦

立光以為君。光怨戎子廢已故殺之。杜謂犯死刑者猶不

人無刑。杜無黥雖有刑不在朝市。杜謂犯死刑者猶不

于光間交之疾而自立殺其所愛為惡已甚何暇譏尸

諸朝之為非禮乎。因疑環之死未必非光為之。他日踰

牆之禍乃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杜即位執

其所也。公子牙于句瀆之邱以夙沙衛易已。杜易已衛奔高唐

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杜齊而兼其室。林

厚為牙太書曰齊殺其大夫。杜如此則苟息從君於昏也。

杜傳解經不言崔齊慶封圍高唐弗克。杜夙沙衛以冬

杼殺而為國討文。

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杜衛下與問

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杜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

故不順齊侯之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杜城守者殖綽工儂

揖而還登城。杜林因其會食夜醢衛于軍。杜彭士望曰

會。杜林齊大夫夜縋納師。縋城納齊師。醢衛于軍。衛畢竟死

手綽伊侃曰殖綽恥夙沙衛殿師是大有志氣人夜縋納

師是大有作用人然而衿甲面縛坐晉鼓下終以醢

衛李陵其私淑此意乎。魏世儼曰因寵愛易太子者鮮不起弑逆之禍光雖

未顯弑而父病即殺其愛姬且尸之於朝其罪豈減商臣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臧武仲不詰盜

邾庶其杜邾大夫以漆閭邱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杜計

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

謂臧武仲曰子盍詰也杜治也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

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

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杜國中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

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杜使食漆

間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阜牧輿馬。

杜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其

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林賞其其小盜或者紘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

洒濯二字精微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

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

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

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杜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

名彰以懲不義

孫應鰲曰姑姊不同分位豈可同室而處並事其夫

武仲徒知賞盜不足以止盜而不知滅禮不足以為

國矣

石星曰臧紘洒濯其心一以待人數語有合聖賢身

教之旨然不免結於季孫為之廢嫡立庶此亦何異

於盜乎

魏禧曰武仲多智詐亦大盜之魁所謂不以人廢言

者如此

楚遠子馮辭合尹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魏世倣曰作要
官而能訪于人
便不於申叔豫杜叔時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杜政國
尋常杜微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杜綿
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瘡則甚矣。而血氣
未動。乃使子南杜公子為令尹。
魏禧曰居亂世履危朝辟榮祿如刀鋸堅忍深苦如
此後世逢萌諸人得此意而愈忍者也。○子馮知難
而不為子產知難而為之須看各人本領處

楚遠子馮辭合尹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魏世倣曰作要
官而能訪于人
便不於申叔豫杜叔時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杜政國
尋常杜微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杜綿
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瘡則甚矣。而血氣
未動。乃使子南杜公子為令尹。
魏禧曰居亂世履危朝辟榮祿如刀鋸堅忍深苦如
此後世逢萌諸人得此意而愈忍者也。○子馮知難
而不為子產知難而為之須看各人本領處

魏禮曰按子南為令尹見殺叔豫之言驗矣然子南不寵姦黷貨則固可自全也此子馮所以始辭而終就與曰

未傳八於子南... 故與樂盈為

晉樂盈入于絳

樂桓子杜欒取於范宣子。生懷子杜欒。范鞅宣子以其

亡也。怨欒氏杜襄十四年鞅與鍼馳秦師。故與樂盈為

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杜桓子妻范宣子與

其老州賓通林欒氏。幾亡室矣杜言。懷子患之，祁懼其

討也林懼其治。愬諸宣子曰婦人未有欲殺其子者殺

是也。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林主謂

夫稱。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

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

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譖人者其事偽而其情必

能人范鞅為之徵。以至親仇人為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

畏其多士也，信之。宣子所以信之在多士，懷子得以入

正在多士也，亂世不可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

之。司馬懿誅曹爽同此唯以城著秋，欒盈出奔楚。宣子

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

叔罷。杜：十子皆盈之黨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二十三年

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籓。杜：車之有障蔽者

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杜：盈邑欒盈夜見胥午。杜：守曲沃大夫

自三代以來未有養死士之風，自着其風自盈始，以爲開自四公子者非也。

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

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

不天子無咎焉。許諾。魏禮曰：午知不集而竟許諾，亦足見盈之得士心也。伏之而

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何如二字

之辭以探衆志，妙妙若說得死，衆人不從，便無轉手

處。凡舉大事有卒然挾以不得不從之勢者，陳乞以囊

盛，公子陽生是也。有婉探衆志，既順而後爲之者，胥午

之伏欒盈是也。如陳勝之起，大澤項籍之起，會稽局而

俱是不同。彭厚德曰：孺子二字，照向祖父上來，呼得

親切動人。○任安世曰：盈已爲下卿，爲曲沃主矣，而日

嘗在此以探衆志，更得真情，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

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

徧拜之拜之妙至此遲出不得矣出之驟則恐衆志少殺三思

而懼禍不驟不遲此非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用因魏獻

子以書入絳禮曰盈何不舒夜入更足使人驚亂無

急逆魏舒皆事機之不夜突至迅走公宮宣子特召王鮒

能以少為多以弱為彊不可測識也故尹繼倫躡契丹

楊粹守濮石勒襲幽太宗擊虜潛夜冒雨虛張隱約皆

足取勝觀舒之成列既乘則舒與盈先有關會是盈必

道里如期者也凡欲夜襲者必先審計初樂盈佐魏莊

子杜魏絳獻於下軍獻子私焉杜私相故因之趙氏以

原杜趙屏杜趙之難怨樂氏杜成八年莊姬韓趙方陸

讓杜韓起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杜荀偃命日余馬首

欲而固與范氏和親杜范宣子佐中知悼子杜荀少而

聽於中行氏杜知氏中行氏程鄭嬖於公杜鄭亦荀氏

嬖自與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林七輿樂王鮒晉大

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杜樂曰

奉君以走固宮林宮有臺觀守備者得先着若固守

先據君益名正勢於家樂魏先如公所殆矣凡定亂者必

便公私皆利也必無害也變至而懼則心志張皇手

安其懼而後知謀可行數語是范且樂氏多怨子為政

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林財

之柄林財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

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死生呼吸安得有懈然人之處

必害無可救而懈者皆足以敗事看范氏此公有姻喪

時精神無一着不到處是真能用謀者矣

杜夫人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

杜晉自殺戰還嘗墨綰

有杜夫人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

杜晉自殺戰還嘗墨綰

杜夫人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

杜晉自殺戰還嘗墨綰

使字曲貫
下范鞅蓋
鮒一面使
宣子入宮
一百便鞅
逆魏氏也

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則字既字將字矣

心中時勢急迫情景如畫下趨進超乘撫劍持帶越倣

得有精神有風采然惟成列既乘故鞅得以迫脅疾驅

而舒不能少待以定其謀若未列未乘鞅徒以義激之

則舒之從否未可知也凡此等機會皆有天數但非能

人則不能用人因敗為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

功轉難為易處最須着力

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

功轉難為易處最須着力

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

功轉難為易處最須着力

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

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

提出一

出二三子舒將

到說一提

大夫所與而從孤立之欒氏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

平急遽中字字有干鈞之力

帶杜驂乘必持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

林獻子之鞅曰之公范鞅逆魏舒是極險着他人必恐

僕請所往鞅曰之公范鞅逆魏舒是極險着他人必恐

知也處變未有不出險能成功者欒魏未合鞅出不宣

意劫之魏氏固不能出其謀若稍遲疑便不可行

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逆之執之賂之一着少

宣子憾之必甚鞅雖劫至公所非舒本心且舒已無能

為矣小丈夫當此必有憤忤之色見于眉宇試看其下

逆執手賂曲沃只是喜其來附無一毫嫌疑若未嘗有

其事者此真善用入者也穆文熙所謂氣度恢豁者如

此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左傳經世少襄

入絳四

卷十三

三

綱言着皆用皆效

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杜：閉着門外。妙。督戎從之。從之謂來。踰隱牆。杜：短。而待之。牆而待戎。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彭：踰入力少，緩矣。自後擊之，更出不意。又云：盈全無布置一味，用力使勇督戎一斃百事解散。范氏之徒在臺後。杜：公。樂氏乘也。杜：登。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杜：短兵接敵，欲致死。彭：樂氏退攝車從之。杜：鞅攝車。子戎車。遇樂樂。杜：盈之族。曰：樂免之。鞅言樂當免已。非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杜：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

而覆。杜：樂樂車。鞅槐而覆。或以戟鈞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杜：盈樂之族。

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是冬克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盈之亡滅，雖非其罪，然是樂

書譜三郤毒發也不止，弑厲公無討而已。

魏禧曰：范氏父子倉卒遇變，須看其着着出奇步步拿穩處，真濟變能手。○樂盈好施之力如此，可謂能得士矣。然卒無救於死亡，可知得士不貴多也。樂氏結怨于大族，則無陸賈之調和；既亡命於齊，則無魯朱家之見滕公者。安得謂之能得士乎？君子立危亂之國，當修德以自強，不當植黨以自強。植黨則必恃

左傳經世金 三
黨而犯難犯難難斯至矣詳樂盈論○此等是左氏最爛熳文字將當日作用盡情發露有目共知如石磻篇一味簡淡藏鋒斂鐔較難爲讀者卻已明明寫在解出不費一毫牽強如子產爲政篇妙處在半露半藏之間作記事文須知有此三種筆法○此文敘事一段緊一段緩如安瀾激湍間錯成文峭嶺平岡斷續成勢最爲可玩亦知文字作者有歇力之法使讀者有停瞬之處耳

魏禮曰范宣子使非樂王對之對

殆矣宣子信

淫女之譖而以鞅爲徵其誣易明乃遂逐盈而殺其黨可謂闇且忍者夫盈非有犯上害公之罪而材與黨皆足爲國用勾執國政不務解怨釋疑養才以爲國但徇私行忌昧昧然逐殺無罪之人又再會以錮之極於其所往以致入絳之亂皆勾之罪也雖能定亂功不償過矣而又假羽毛以攜諸侯此晉之所以中衰也

彭家屏日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果如君子之交雖多士歸之無

害也欒盈之得士必其指天日誓死生肺腑相託行
踪詭秘其甘甚矣為人臣而要結死黨將何為哉宜
其及禍歟若夫招權納賄黨同伐異俗態百出無所
不至則又市井斗筲之流耳更鄙夫之不若者矣

叔向不謝祁奚

秋欒盈出奔楚

魏世倣日始終不自其母之淫譖志亦
可哀豈不知其故而第以為宣子忌之

耶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

羊舌虎

杜叔向之弟

叔羆

杜十子皆晉大夫盈之黨也

囚伯華叔向籍偃

人謂叔向曰子離

林麗也

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

死亡若何

杜言雖囚何若於死亡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

杜樂王鮒桓子

晉大夫○禘按不應不拜叔向可謂知人矣然小人不能為福而能為禍使鮒啣之以甚其獄不幾危乎非履亂世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杜祁奚○君子立朝能使人信

之如祁奚庶幾矣。彭士望曰：臨難室老。杜叔向家臣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杜謂不應出

拜。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內舉不失親。

樂王鮒不能匡正其君，以順從為悅者也。何能必行其言？祁大夫之舉賢也，其舉於外不棄解狐之讐，其舉於

內不失祁午之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

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小人，其有焉。杜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林蓋樂

常態。小人輕易許人，臨時背之，且加擠焉。如樂王鮒者，熙曰：小人不應不拜，可謂大知。祁奚免叔向而不見老

臣諫國之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杜傳：車傳。世

慮遠矣。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杜傳：車傳。世

日祁奚已老而乘駟，以免叔向忠臣憂國之心。至死不

忘如此。叔向能信于告老之大夫，尤見知人。君子為

國惜才，不求人知，皆祁奚之類。叔向知人，所以終免於禍。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

叔向有焉。社稷之固，千古名言。彭士望曰：猶將十世

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士望曰：四字

不亦惑乎？三疊互文。却三變。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

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士望

其以虎也。四棄社稷。警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

字說得要緊。棄社稷。警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

三傳經世少襄不謝二卷十三

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杜共載入見公。○土望盈以多士而滅亡乃不見叔向而歸。○杜言為國非私叔知士貴擇不貴多也。○或近皆可以相忘也。○陳氏曰國之大臣其用心如祁奚則名跡之或匿。○叔向亦不告免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相忘也。○叔向亦不告免焉。○祁奚之高見而朝。○杜不告謝之明不為己。○士望曰不字極落落却正是。○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古人精神對針處。

使杜不使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杜言非常之地。○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傲。○杜多生非常之物。○陳氏曰母美而生子必惡恐。○國多大寵不仁人壞族也。○未必然叔虎見殺亦偶然耳。

聞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

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知起中行喜州。杜皆晉大夫。

綽邢蒯杜皆晉大夫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杜言不為己用。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杜言子待之如樂氏亦為子用也。○宰相語用人之道如此而已。然亦有招之不來。如國語所載樂氏之臣辛俞又當別論。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林猶勇也。州

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州綽奔亡語猶不遜如此。盈

士望曰。人君好勇。未有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郭最故自比于雞鬪勝而先鳴。

莊公為勇爵。杜設爵位。

以命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追還，
於門中識其枚數。杜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
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林言臣但為僕人然二子
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杜言嘗射而得之

魏世儼曰：人有德與公子，願公子無忘。故祁奚不見
叔向可也。叔向不謝祁奚，似未可。然二賢相知之深，
正在於此。陸抗服羊叔子之藥而不疑，後世亦嘗有
之。周顛見殺於王敦，不過效叔向之行，以對王導，導
曰：伯仁由我而死，可不戒哉。

御叔飲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杜魯御御叔在其
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杜武仲多知我將飲酒而已，雨
行，何以聖為？魏世儼曰：御叔言極放誕可笑。穆叔聞之，
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杜古者家
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凌穉隆曰：按大夫受
采地以三分之一歸於公，今日倍賦是以二人公也。
於好戲慢人，下一蠹字妙若晉人，則且以為此等風度可賞矣。

魏世儼曰：淫佚每根於富足，倍其賦所以拔其本根
也。且無財以給其用，勝於鞭扑之教多多矣。處淫佚

子弟是第一妙法

彭家屏曰行者有借庇之思居者有閉門之拒行者方在雨中居者已入酒國莫非王事而膜視若此其蹇傲無禮甚矣然詩不云乎或燕燕居息或不已于行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人事之不齊從來如此可慨也夫

子產對晉徵朝

夏晉人徵朝于鄭杜召鄭杜鄭人使少正杜鄭公孫僑杜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杜魯襄公八年我寡君於是即位杜即位八月杜即位年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杜謙言執事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杜因朝晉不見杜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杜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杜實朝言觀釁飾辭

也言欲往視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杜在十一年謂我做邑

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杜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楚

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杜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杜宗廟禮樂之器鐘

屬之杜同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林朝

正于杜于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杜在十之明

年子蟠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耐直又反杜

酒之新熟重者為耐嘗新飲酒為嘗林與執

耐林蓋鄭伯見于晉君嘗耐之時林與執與執燔焉燔肉以

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杜謂二十四月又朝以聽事祭間二年

期杜先澶淵二月不朝之間林其間不朝無歲不聘無

往朝以聽會于晉之時

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

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杜但有其其無乃不堪任命

而翦為仇讎杜翦削也謂見剝削敝邑是懼其敢忘君

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杜傳言子產有辭

魏禧曰此子產辭令最初一篇不亢不卑自然不辱

矣

黑肱歸邑

鄭公孫黑肱

杜子張

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

杜子

石黑肱子

而使黜官薄祭

林使段減黜其官無多受職省薄其祭無多用牲○彭士望曰真能

愛子孫者

祭以特羊般以少牢

杜四時祀以一羊三羊足以共祀三年盛祭以羊豕

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

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

已伯張卒

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

不虞字妙

富人之禍其來無方不必有故以致之故曰鄭子張其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惟貧則可以備不虞矣

有焉

魏禧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至哉言乎伯張真千古之知士能人善保其家長享其財者也歷觀春秋諸賢所見何其同哉楚子文爲令尹王出其祿必逃人問曰人皆求富子獨逃之何也曰我非逃富乃逃死也齊滅慶氏與晏子邶殿之師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至于衛免餘辭邑受半齊子雅辭多受少

子尾受而稍致於公皆此意也而子張子文晏子之言尤爲明切哀傷不啻痛哭流涕大聲疾呼以警天下後世貪昧庸鄙醉夢不醒之夫而卒不悟以至愛齒焚身破家而滅世者古今接踵也哀哉門人問曰賜於君者吾得而辭矣敢問席祖父之業生而富焉者則將舉以與人或棄而逃之矣乎曰吾非苟焉而棄之也亂世聚財難散財亦不易必欲貧而後亡則散之有道矣吾之三族其貧者多矣吾之鄰里其貧者又多矣吾之鄉邑其水旱災疫無時不有矣是故

置義田建義倉立義學食饑衣寒藥病葬死嫁娶恤孤子女由親以逮其疎而厚禮厚糈以結其仁人君子時其緩急達其志成其美而推養四方之賢士如是則小民懷之賢人君子左右之財日加薄德日加厚不奢不僭則上不思少所欲則上不貪夫是以身安而名立雖有變亂而人不忍害亦不敢害也曰吾將博施而上之人以爲是富之亟也福未至而禍先發奈何曰吾非遽然而施之也今取吾財而十之以其十之或一或二或三養身貽子孫焉以其十之

二交游餽遺要人苟免焉其餘則漸而舉之以濟人久之產薄財贏而人無不知則交游之資亦遞損而無後患且夫人心懷之天道祐之家無足欲而懼焚身之禍者自古及今未嘗有是也曰施德於民則可矣養四方之士殆於不可慕財則貪躁之士進網密則好法之人多近世以好士而觸大禍者比比矣曰葉公見龍而走匿非好真龍者也士有真僞在善識之而已故樂盈以多士亡而中山君以二士免死今夫輕躁淺狹好名走利動不循理者雖豪俠義聲必

其負氣債事不能有爲者也忠信沉斷見遠知微慮而後動驗而後言者雖奇偉不羈必其保家全身能大有爲者也古之先禍而弭禍至而脫身安於當時名垂於後世未有不出於得士者也

魏禮曰子有枝言一則云處亂世能喫虧是大便宜能受苦是大安樂能平氣是大力量能散財是善聚守叔子評云隨時皆然却說於亂世更覺受用

魏世儼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處亂世與遺中材子弟益信德操之言爲無弊黑肱

歸邑於將死之日亦先得此意

彭家屏曰公叔文子遺富以禍其子公孫黑肱歸邑以戒不虞人之度量其相去一何遠哉然黑肱歸邑伯石乃受子產之賂邑父子之間其志趣之不同又有如此者周書有之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此通患也夫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杜公子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彭士望曰權貴之禍每生于依附之徒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土杜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杜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不知棄疾亦曾痛哭流涕以權勢之懷光之子瓘謂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然臣力竭矣是極諫而不從唯有死也然猶有責瓘不以死諫者然則棄疾死諫焉其可乎○士望曰豈子南固不可諫諫則激叛而讐主耶 王遂殺子南於朝

遠子馮為令尹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

杜公子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

乘

彭士望曰權貴之禍每生于依附之徒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

棄疾為王御土

杜御王車者

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

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

討焉爾其居乎

杜問能止事我否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

命重刑臣亦不為

不知棄疾亦曾痛哭流涕以權勢之懷光之子瓘謂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然臣力竭矣是極諫而不從唯有死也然猶有責瓘不以死諫者然則棄疾死諫焉其可乎

○士望曰豈子南固不可諫諫則激叛而讐主耶

王遂殺子南於朝

左傳卷十三

為令尹一

卷十三

三

輟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杜欲

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林言君之殺臣臣之事君

子南少忍之魏禮曰介君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

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

棄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杜傳譏康王與人子謀

按在棄疾止有一縊死耳楚王告之胡為也且使棄疾

為雍姬更奈何詳雜問凌穉隆曰棄疾之為臣子過

矣夫父果無罪而君欲殺之則號泣而請不得則奉父

而逃孝也亦不害為忠父果有罪而君已殺之則敬共

其職以蓋父愆而中實隱痛焉忠也亦不失為孝今也

不然始則視父若塗人雖死而莫為救也終則指君為

仇人寧死而莫為用也見謂不洩君命為忠而實成其

不孝見謂不事父仇為孝而實見其不忠其于君與父

之問無一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齧五綺為司馬屈

而可者也建子為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以

馮前後觀之天資絕人及一為令尹便多寵人親見子

南之事而昏不知戒利祿之迷人如此書曰位不期驕

祿不期侈真至言也士望曰更他日朝與申叔豫言

甚于子南徒負卧冰一片辛苦

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

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

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

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妙只懼自己自

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魏世傑曰：立辭

八人不着一委曲語，平日情面一毫不顧，是大有力量。人又曰：知我者如夫子，則可知。知人平日亦自附為子馮，知己也。凡人取寵先意，乘風百端，諛悅彼施者受者，皆以為知我。豈不可笑？富貴人於此最要自知，分曉辭入人者，而後王安之。士望曰：危甚，朋友關係性命，一人已足不似樂盈憤憤。

魏禧曰：申叔豫謂君弱多寵，而子馮即托疾以辭。令尹可謂賢矣。後有寵人，豫不更諫，三就而走避之絕之，已甚何也？蓋人有陷溺之失，昏不自知，極重難反者，非尋常語言所能動。故豫以平日友善之人三就而三避之，令子馮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又如身墮。

大海茫無津涯，必有不能頃刻安者。故其後一聞豫言，遂至于自御不能當道而立。辭八人也。辟之冬極闕塞春，乃能極發生。子馮曰：子三困我，可謂善言情者矣。蓋豫逆知子馮之不應，而必從歸，而必來見何者？子馮以一言辭令尹，天資過人，而子南既誅心服，豫者必甚，故豫極為逆折而不憂其自棄。此進言之奇法，又在于異語法語之外也。○范睢初見秦王意亦類此。

熊頤曰：初叔豫戒子馮辭令尹曰：國多寵而王弱不

左傳卷之五十三
可爲也意所謂寵皆豪家才臣而子南其尤者及王
殺子南則寵者伏誅而王不弱國可爲矣故再命而
子馮不辭叔豫亦不責其不當就不然子馮顧堅辭
於無事之時而就命於殺令尹之日哉

魏世倣曰棄疾之處君父之際可謂仁至義盡矣或
曰竊負而逃舜可爲之棄疾告子南而並逃之何爲
不可曰舜天子也可棄天子而全父使臯陶之父殺
人則非逃之之義且棄疾而告子南必將撓亂楚國
而終爲大戮故棄疾之處此爲仁至義盡也楚康告

人子以殺人父君不密則失臣其以國事爲戲哉
魏世倣曰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者楚康是也楚康不
告棄疾則殛鯀與禹固無不可卽逃之他國亦無不
可旣與聞殺父之謀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婦人之
仁所以悞事悞人也

子展立大叔

鄭游販

普板反杜公孫薑子

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

於邑丁巳其夫攻子明

杜即游販

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

子杜販而立大叔

弟

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

以杜心請舍子明之類

杜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

求亡妻者使復其

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於此知凡為人子孫者若祖父修怨於人本乖情理

惟杜有引分自痛不得更行報復及強飾其過而誇善於

人蓋人情最忌不平人欲發矜其不平則祖父之惡益彰是求榮而反辱孟子所謂非自殺而僅一問者也

無昭惡若止為游氏蓋愆并恐亡妻人彼此相攻以成

亂之意而盡泯之矣子展直

憂深慮遠謀國之善者也

立大叔一

魏禧曰子明有罪并廢其子則罰太重亡妻者不加罪可也求復其所則恩已過然子展之爲此者蓋有故焉亡妻之人力能殺子明而奪妻非常人也懼罪而逃則西走晉南走楚必爲鄭患夫伯州犂在楚足以害晉苗賁皇在晉足以害楚况鄭之小國介於晉楚而又當簡公幼弱國家多事之日顧乃驅雄俊之士資敵以謀吾國哉此所以必求復其所也然立良則親爲父子勢不能以不報而亂作於內矣立太叔則兄弟之誼可以義裁其情若徒謂良之不賢旣無

成事可據且伯有殺而立伯石鄭之已事可見也涂斯皇曰此亦佳論可以告世之驅才於敵者若推子展之情恐未必爾蓋亡妻人果屬大有才力則子展且當破格用之以舒晉楚之患豈僅僅復所而已耶曰世固有迫之則力能作亂用之未必能致治者觀申公巫臣中行說之類可見詳子展論○孔之達曰亡妻之人旣復子展何不殺之而費許多委曲乎曰此人雖專殺命卿亦情有所迫若殺之則強家大族恃小民之不敢怨而益肆凌虐民亦知報怨之必死

而吞聲矣。且誑人而殺之，何以示後？豈可以爲國哉？故殺之不可迫之，逃亡不可歸國，而二仇相攻，又不可是以費如許委曲也。不然以子展之賢且能而顧毀國法，摧貴族，若出於無可如何之計哉。○世傑曰：廢良恐其報仇固矣，然使良才足以報仇，則足以作亂，廢之獨不虞其走晉走楚乎？是不可廢也。若良才不足以作亂，則亦不足以報怨，是又不必廢矣。曰：報怨易作亂，難立爲卿而報匹夫之怨，易出亡而造鄰國之難，難良或足以報怨而不足以作亂也。曰：使良

足以作亂，如之何？曰：是不可廢已，則必爲之平，怨而後可。蓋鄭於強家每以救亂爲急，如子皙之於子南，皆屈法相全，况良無罪，法不當廢者乎？

魏禮曰：鄭國多事，救時須人，良不才而大叔才，則因而廢之，以立大叔，國旣得人，而又不絕游氏之世，亦謀國之權也。子展之意，或出於此。

彭家屏曰：禮義名分，所以立國。子明國，卿塗遇逆妻者而奪之，滅禮犯義，此獸行也。子展不能告之鄭君，以正其罪過矣。然禮齒路馬有誅，爲其近君也。子明

有罪君之貳也亡妻者告之於朝可矣乃擅攻子明而殺之是賊民也殺卿者不誅而使復其所是賞奸也名分將安在乎之二者皆失刑矣上無禮下無義賊民與鄭之不鄰於亡也幾希耳

臧武仲出奔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杜公長而愛悼子杜紇欲立之訪

於申豐杜季氏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人雖私

以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此與賈詡不對曹操

各有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杜乃

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何季氏飲大

夫酒臧紇為客杜上既獻杜已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

絜之林命設重席於堂上北面酒召悼子降逆之大夫

皆起及旅杜獻酬禮畢而召公鉏使與之齒杜使從庶

左傳經世少襄武仲奔一 卷十三 三

在悼子季孫失色父猶失色而武仲乃悍然季氏以公

之下亂人家事以為智愚甚矣鈕為馬正杜家司馬愠而不出閔子馬杜閔馬氏非子馬

矣人有子弟何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可不與賢者居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

敬富倍季氏可也凌氏謂子敬同不軌禍倍下民可也馬論甚是

緣此謀富則非是不知因勢利道之義者也聖人專說

禍福只是為中人以下起見耳凡儒者此等語皆吾所

不取○禧按子馬之言非教之謀富也以此解譬公鉏

耳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亦皆勸勉中人之說玩其文意

自公鉏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人能季孫喜使飲已酒

而以具往盡舍旃林使公鉏為武子設燕禮武子以享

鉏故公鉏氏富彭士望曰閔子馬正言也公鉏又出為

公左宰杜出季氏家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土望云紇

只博得一愛字究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杜孟莊子之

竟博得一怒字孟再三云羯從之

伯也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杜為孟再三云羯從之

孟臧子疾豐點謂公鉏紇欺公鉏為常才故順季氏立

氏眼光勝苟立羯請讎臧氏擡着痒處知公鉏能得於季

紇多矣曰孺子秩固其所也林秩為其長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公鉏身遭廢長之禍乃欲仇臧氏而為人

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

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武仲奔二

左傳經世金

卷十三

奉武仲錫故智立于戶側季孫至人哭而出曰秩焉在孟孫已卒

此時秩不在側將何往乎此公鉏曰錫在此矣季孫曰

孺子長旁觀者明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刺着痛處季氏不得不從

且夫子之命也林証以為孟莊子之命遂立錫秩奔邾臧孫入哭

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名言乃逐臧孫者終為愛

我之季孫疾疾之言大驗矣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

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魏世做日紇至此始知公鉏非恒人心悔前舉之誤

禍將及已哀而多涕乃為此言以弭怨亦何及矣思按此乃臧武仲廢鉏立紇作不順於先及見公鉏廢秩

立錫則知禍將及已哭甚哀多涕蓋有所感而傷之也其御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

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士望曰此皆鉏點有許多機局逼制臧氏處

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

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杜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

臧孫使正夫杜隧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杜畏孟氏

故從甲士視作者○禧按臧孫藉從可也自視則多事矣自視而畏故從甲此季孫所以信也然則臧孫聞之

藉除而自歸于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杜見季氏其可乎

甲故○凌穉隆日季孫時已悔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

以出奔邾周智人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鑄林

三傳經世少襄武仲奔三卷十三

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

之故立之杜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杜還鼻臧武仲自

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杜龜名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曰紇不佞失

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

可杜請為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

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杜賈使為為已請遂自為也杜為自為請用智

人風化○亂人之家徒以亡杜臧孫如防孫臧使來告曰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杜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用知人回頭語○凡人使機巧

太過必終於愚知不足三字非敢私請苟先守祀無廢

二勲杜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林敢不辟防邑而去杜據乃立

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杜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

以為臧孫曰無辭杜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

召外史掌惡臣杜謂奔亡者而問盟首杜載書之章首焉對曰盟東

門氏也林在宣十八年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

子杜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林在成十六年曰毋或如叔

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杜謂譖公與季孟于晉季孫曰臧孫

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

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

基杜猶與也

其孟椒乎

杜子服惠伯孟獻子之孫

穆文熙曰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為亂而甲從則疑於為亂納龜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則嫌於要君蓋持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其自取知士然乎哉

魏禧曰庶嫡之爭動致禍亂此其常理獨閱子馬臧武仲俱是局外人子馬特見公鉏武仲發季氏飲酒一以安人之家一以亂人之家賢不肖相去如此賢者一片熱心惟恐人家多事故將閒身入局中小人

亦一片熱心惟恐人家無事亦將閒身入局中然武仲以此身亡名惡而子馬身安於當時名重於後世又所謂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費作小人矣

華周不受賂

齊侯還自晉。不入。杜不遂襲莒門于且于。杜莒傷股而

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杜俱載甲夜入

且于之隧。杜狹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

莒之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杜欲以盟要二子

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杜華周昏而受命，曰

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杜即莒人行成。杜勝大國益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

杜梁戰死，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杜言若有

左傳經世沙囊 不受賂 卷十三 辰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做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杜婦人無

外事 齊侯弔諸其室。杜傳善婦人有禮

魏世儼曰：梁寧戰死，妻寧違君夫婦死生皆能以義自持，齊未為無人也。

臧武仲辭齊田

齊侯將為臧紇田。杜與之田邑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

晉，對曰：多則多矣。林戰功日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

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

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杜臧

孫知齊侯必敗不欲受其田，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

之知，杜謂能辟齊禍 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

恕也。林謂廢長立少，不順不恕，用知人最犯此二病，所以往往敗事。 夏書曰：念茲在

茲，順事恕施也。

魏禧曰武仲受田則為齊侯黨人他日必與於賈舉
州綽之禍怒其君以自免又開千古避禍之法
魏世儼曰武仲於齊可謂巧於避禍矣使居魯若此
何至於亡故必操心危慮患深然後其智為有用

左傳經世鈔卷十三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四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穆叔論不朽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
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想見宣子
情矜處昔句
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杜謂
劉累在商為
豕韋氏杜國
名在周為唐杜氏杜二國名殷未豕韋國於
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
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
世及士會食邑於范為范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

之謂乎。杜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已世為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祿，布彭反。杜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孫應鰲曰：穆叔已言文仲立言，而又述德與功，以先之，見文仲猶非第一義也。况世祿乎，甚有軒輊。

子產論重幣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林言何必沈滅於貨賄。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杜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

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林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禧按宜作削。我產更安。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服虔云：焚讀。宣子說乃輕幣。輕於改過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杜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杜為明年魏禧曰：名言鑿鑿，可見古人交情不苟。魏世倣曰：子產寓書於宣子，與叔向遺書規子產同。

子產為鄭病，故起於已。叔向為子產，故起於友。故叔向義優。

彭家屏曰：禮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所以使之相交相敬，繼好息民也。然於圭璋則還之，重之而不敢受也。周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以為之幣，儀禮所用聘物，不過帛錦加玉，用皮用馬而已。未聞以重幣也。晉為盟主，求幣於諸侯，至悉索敝賦來會，時事用幣者，至百輛之多，其黷貨無厭，為患於中原也。非一日矣。豈先王制禮之本意乎？先王交鄰之禮。

而資以為利其亂典甚矣齊桓之世不聞有此此桓之所以不可及也夫

張輔致楚師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

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駘庚百輔躒力

反杜俱致楚師杜挑求御于鄭杜欲得鄭人自御鄭人

卜宛射犬杜鄭公孫吉子大叔杜游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

與也杜言不可與等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杜言在上者

有常分無大杜言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杜部婁小阜松栢大木喻小國

異於二子杜張駘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

御廣車杜兵而行已皆乘乘車杜安將及楚師而後從

之乘皆踞轉而鼓琴林轉衣裝也二子皆箕踞衣裝而鼓琴示閒暇近不告而馳之杜射犬恨不見禮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林冑兜鍪也二子皆取冑於橐中而加於首入楚營壘二子皆下車手搏楚人以投其車收其禽獲挾其囚虜弗待而出杜射犬又皆出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杜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杜言其性急不能受屈魏禧曰二人始既不忙終亦不怒其蘊藉之致可想有儒將風流但待射犬無禮以致怨幾喪身亦自取

也居上者可忽下大可忽小乎哉

蕩子諫伐舒鳩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杜楚人舒鳩人叛楚楚

子師于菴浦杜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

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蕩子

杜令尹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

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

無辭有庸伐叛之道無過四語凡乃還二十五年楚遠

子馮卒屈建杜子爲令尹屈蕩杜宣十二年邾之役楚

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

此屈蕩與之同姓名

木伐之及離城杜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杜先

鳩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杜五人不及

退而吳人居其間七日杜居楚兩軍之間○蕭按師為

亦危道也此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林

正勝負之關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林

相持則慮水雨若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杜簡閱精

遇水雨必為吳獲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杜視其形勢乃可以

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

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杜吳還逐

本簡師會之林楚人先所簡閱精兵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杜既敗吳師遂前楚人以滅

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彭士望曰不掩

且穰生以與薦掩者矣

然明論降階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杜子如晉聘程

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杜問自降子羽不能對子羽

對何歸以語然明杜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

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

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說知人妙謂既登貴位而知

之非程鄭小人不在程鄭其有亡覺乎不然其有惑疾

所能林註非魏禮曰不在程鄭謂鄭非知人也將死而憂也二十五

年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虛對曰視民如

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穆文熙曰為政必不仁去而後

可以成其仁他日子產寬猛之說本此彭士望曰首句是本領次句正所以成首句處子產養民惠民義

全副學子產喜。樂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問在此

而已。今吾見其心矣。陸繁曰降階之問未為大失何遽知其死亡此語亦幸而中子產顧

以是取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過矣

之士望曰只謹慎正當四字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之諸葛公得力全在此處

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彭家屏曰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

夜思之是也。臯陶之思。永伊尹之永圖。衛文之塞淵。

衛武之遠猶。皆此意也。然必本于聞道人。必聞道之

後。乃能思慮也。若平日未嘗聞道。臨政雖利。精竭慮

只私意耳。私意則有中。有不中矣。故大學言。平治天

下。必本原于致知格物。

晏子不死莊公之難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季伯之師也杜前年魯使孟季伯

為晉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杜志

君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杜不為寇害使民

不嚴杜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杜空歸歸鐘惺曰觀此語

棠姜明矣特借姜為覺耳○禘按廉靜之人亦有知如此夫廉則無欲靜則不擾無欲而不擾者見事多明

齊棠公杜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

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杜為

已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下杜齊丁公杼之祖臣出自桓杜桓

公偃之祖同姜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杜坎

上困巽下兌上大過史皆曰吉武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

從風杜坎為中男故曰夫風隕妻不可娶也杜風能隕

而隕落故曰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杜困六三爻辭林六三處三陽之間進而遇

剛據于蒺藜之象六三上六非困于石之象退而乘九二之

陰陽徒敵則又不見其妻之象困于石往不濟也杜坎

為水水之險者據于蒺藜所恃傷也杜坎為險兌為澤

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杜坎為險兌為澤

蒺藜恃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發也

之則傷杜寡婦曰發言棠公已當此凶○禱

何害先夫當之矣杜寡婦曰發言棠公已當此凶○禱

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夏姬之服崔杼之冠侍

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怒公

又以其間伐晉也杜間晉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

公置仇怨於側未有不取禍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

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杜欲使

乙亥公問杜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

戶出公拊楹而歌杜歌以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

乎今人嘗有用此故智者人為財色所遂取之莊公通

昏於明白無理處看得有理類如此二君皆以淫戲射死侍

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怒公

又以其間伐晉也杜間晉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

公置仇怨於側未有不取禍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

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杜欲使

乙亥公問杜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

戶出公拊楹而歌杜歌以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

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

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楨杜行

夜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

賈舉林此非侍人賈舉也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

皆死林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莊公所嬖者共死崔子之宮祝佗父林莊公之嬖祭於

高唐至復命不說他活反弁杜祭服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

者杜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杜宰妻免我將死其宰曰

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馵蔑杜平陰大夫公之外嬖

于平陰杜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寵嬖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

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

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魏禮曰嬰此言雖創論實經論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彭士望曰提出社稷二字指歸凜凜是主臣君者

豈為其口實杜祿養也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

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為君私暱者雖無道亦當死此義最精失在為君私暱不失於為之死也且人有君而弑

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杜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趨

劉懷恕曰晏子數語可門啟而入從容枕尸股而哭興

為處變從君之斷案晏子非畏死者豈知崔人謂崔子必

三踊而出觀此則晏子不殺已哉特不自殺耳

三專經世少襄 不死三 卷十四 三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士望曰：喪亂能置死，生度外，每得不死。魏世倣曰：子之愚亦知畏民望耶？其先諫伐晉，亦近畏民望。着數晏子危行而不死者，賴子之知此也。然子即殺之，晏子固如是行，彼初亦不殺乎？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急遽乃歆。觀此則晏子全拚定一死矣。不顧及當機應猝處，干載下猶見其截句妙。晏子義憤形聞其聲又妙到底不放社稷二字。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杜：莒子朝齊遇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崔杼子瓜蔓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抄者南史氏亦拚定一死而特聞邱嬰以帷縛反，其妻而

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杜：二子莊公近臣避難而出。鮮虞推而下之。

杜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

嬰妻，其誰納之？士望曰：寫盡古今。行及弇中。杜：狹道。將舍，嬰曰：

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林：言道狹一人與一人戰耳。衆

無所遂，舍枕轡而寢。杜：恐失馬也。食馬而食。杜：先食馬而後食。駕而

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杜：道廣衆得用。

靈

左傳經世金 卷五
故不遂來奔。禧按鮮虞奔魯僕負于野以喪莊公二十七年崔杼死楚人召之爲右尹。○士望曰已有河西

魏禧曰箕子於紂晏子於莊公千古事昏暴當變事之極則也余書簡論箕子云箕子之不死爲傳道也然則洪範旣陳箕子可以死矣而不死何也吾於是知人臣死國之義也崔子弑齊莊公晏子不死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縱紂暴虐無道自取滅亡箕子可不死也若夫覲顏而立其朝則忠臣之心必不忍是以

去之朝鮮也由是言之故君之無道苟不若紂則人臣不可不死新君之聖雖如武王而人臣亦必不可仕若箕子者所謂處變之臣極也

賴韋曰或謂晏子不死昏主便不當仕於其朝不知列國卿大夫世有分采幾比侯國之於王朝晏子世仕於齊與擇主委贄者不同故不必責以不仕之義而當時之士可仕此國可仕彼國朝齊暮楚原無定義苟非位尊權重恩寵隆篤及當官守職之不可渝者聖人亦不責以必死也若四海一家天下一主則

君真如天之不可逃矣。故後世君臣之義重於三代以前。苟不明於去就。貪祿固位。以須亂亡。卽君如桀紂。亦豈得藉箕子。晏子之義爲口實哉。

彭家屏曰。崔杼懷弑君之心。非一日矣。孟公綽能預知之。而晏子不能格君心之非。防患于未然者。非其智之有不及也。莊公多養力士。羣嬖盈朝。有所恃以逐其欲。雖晏子之忠賢。亦必有不能得之於君者。不然。枕尸而哭。三踊而出。入賊臣之門。如蹈無人之境。旣能撓崔杼之鋒。獨不能批齊莊之鱗哉。誠以其君

從欲有莫可救藥者矣。尙論古人者。必論其世而後可。○崔慶盟國人于大宮。而令國人與之。晏子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其詞若與。崔慶若以忠君利社稷許之。而實未嘗與之私也。郭汾陽與回紇誓于涇陽。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絕滅。其詞若甚嚴。誓若甚重。而究未嘗貶己以從回紇之欲也。倉卒蒞盟。片言定難。外不失人。內不失己。用智之急。修詞之工。皆不可及也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鄭伐陳獻捷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杜在前年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林當陳之隧徑

者有井則堙塞之有木則刊除之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

百乘伐陳宵突陳城

杜乘夜穿陳城

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

師奔墓

杜欲逃冢間

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

杜不欲載公以

巡城

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

賈獲置其母於車

辭曰不祥

杜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

墓亦免子

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杜欲服之而已

故禁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

問杜喪服擁社杜抱

社主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杜自囚係子展執

繫而見陳侯修臣僕之禮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

美杜卽入數俘而出人杜但數其所獲祝祓社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杜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

秋鄭子產獻捷于晉杜獻入陳之功戎服杜軍旅之服

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杜舜爲周陶正以

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杜舜聖

明之後也庸杜用也以元女大姬杜武王長女配胡公杜闕父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

舜後爲三恪其禮轉降示敬而已

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杜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

大遠不如卽在桓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公之

公下起更動人聽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

事在魯桓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杜陳莊公宣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杜宣十一

舒絨靈公其子成公奔今陳忘周之大德魏禮曰忘周

遠其必言周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妙以馮陵

我做邑不可億逞林不可億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杜謂

鄭伯稽首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

晉請伐陳

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

陳知其罪授手於我林謂陳侯喪服擁社使男用敢獻

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

辟杜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杜方千里列國一同杜方百里自是

以衰杜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子產

陳罪復言往年之告則鄭非侵小矣晉人猶以此言難

之故子產之辭益厲不然鄭未嘗取陳土地一圻一同

特以此折辱之耳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

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

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杜士弱

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

鄭平杜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

以足言杜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

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二十六年鄭伯賞

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

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

以下隆殺以兩禮也彭士望曰只一引典禮對大國無

高臣之位抗形待同官無讓跡子產最能最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
失禮

魏禧曰是師也有古者征不服之風焉此春秋所僅
見在五霸之上惜夫鄭以小國介晉楚而不能大有
為也

巢射諸樊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
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
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魏禮曰牛臣之謀果非孟浪後世常論荆軻為匹夫
之勇無益於國惜其事未成耳使始皇死秦疆亦可
少安扶蘇雖仁非吞併之資始皇崩而天下土崩矣
則軻之所為非匹夫之事若責其計疎則無辭

叔向黜子朱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杜修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

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

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

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

御也拂衣從之數語足以深折子朱若不拂衣從之則尤善矣人救之平公曰

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林言所爭者公忿非私怒也師曠曰公

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杜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

爭善杜不以德之厚薄為先而爭謂所行為善○禧按

其言精甚叔向聞之必當自悔○彭士望曰爭善

二字對賢者直入骨髓然必務德方免爭善國語去此一句大是粗淺私欲已侈能無卑

乎
彭家屏曰凡值凶人干犯之頃當鎮定從容折之以理若人以氣凌之已以氣應之彼此尙氣其相去幾何搃由理不能帥氣故輒為所動也叔向之責子朱是也而拂衣從之則已躁矣當撫劍之際豈可從之時借使無人救之則亦小丈夫之忿而捐軀者矣樂正子下堂傷足猶有憂色蓋跬步之間不敢忘親也

叔向為子朱所激而舉動若此一朝之忿幾忘其身
及其親豈非血氣之發為賢者累乎易曰包荒用
馮河言有馮河之勇必具包荒之量叔向其未聞斯
義者歟

衛獻公復入

衛獻公使子鮮林母弟為復杜為己求反國敬妣強命之杜獻

鮮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

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杜子鮮賢國人信之不

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

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二語便是子鮮能幹然一時之巧利終必

以此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敗事杜十四年孫氏欲逐遂行從近關出先事苟且又圖

入杜瑗走從近關出告右宰穀杜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

徑豈所謂明哲耶決杜衛大夫告右宰穀曰不可獲

非伯玉所為詳雜問

左傳經世少襄

衛獻公一

卷十四

三

罪於兩君杜前出獻天下誰畜之悼子杜甯曰吾受命

於先人杜在二不可以貳魏禧曰或有以喜為貪權者

在此等皆不致知之過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妙遂見公於夷儀

反曰君淹恤林淹留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

言杜寬假猶夫人也杜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已杜止死無日矣

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

何為林子鮮若欲踐言多不過能出亡於我果何所為

不獨以賢之足以濟否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杜林孫文子在戚杜林

邑孫嘉聘於齊孫襄杜二子孫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

宰穀伐孫氏杜父兄皆不在不克伯國杜即傷甯子出

舍於郊杜欲伯國死孫氏夜哭倉卒一哭足國人召甯

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杜衛及大子角書

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杜嫌受父命納舊

孫林父以戚如晉杜以邑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

戮也杜林父事剽而衍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

也杜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

手而與之言逆者自車揖之林敬心逆於門者杜領

頭之而已杜驕心易生禮口如畫近世士公至使讓

大夫貴公子遭患難情態率如此

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

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杜在存問之也公聞文古

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

佞不能負羈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

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

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林尋悔其言使止

能安和大臣

賴韋曰嗚呼世之畏難偷生之臣益亦自謂明哲矣

夫策名委贄於君聞難而去難平復反利則享之患

則違之何忠臣義士之愚而明哲之無入而不自得

也衛獻公無道孫林父將逐之告蘧伯玉伯玉從近

關出及甯喜將弑剽而復獻公又告之復從近關出

吾意伯玉當林父之告必正折之曰君天也逐君者

名不可居禍不可測當甯喜之告則曰父出一君子

弑一君而復之是世其惡而增父之過也如是則林

父喜之心或可以少遏且夫獻公無道而伯玉非執

政之臣故責伯玉以死以討賊者此不通之論也獨
林父喜之訪於伯玉是以伯玉爲賢也觀其訪之之
詞則心猶未定計猶未決故就賢人而觀其進退焉
夫心所服者言易入計未成者事易移伯玉不於此
時折其萌而安其君不過曰雖奸之庸知愈乎瑗未
聞其出敢聞其入而已視其君之存亡如秦人視越
人之肥瘠漠然不一動其心賢者之仕於人國固如
是乎此吾所不解也甯殖臨終屬其子曰名藏諸侯
之策君入則掩之吾固知伯玉之說之必可行也晉

趙穿弑靈公宣子未出境而復董狐曰子爲正卿亡
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之曰弑齊崔杼弑莊公晏子曰
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然晏子立崔
杼之門外哭踊不失節當是時晏子之不死者間不
容髮嗚呼如伯玉者律之宣子則不可律之晏子之
義其可矣

孔之達曰人臣遇國家之難不能死則先事以去道
未有易此者也昔宋昭公無道公子鮑厚施於國識
者憂弑奪之禍於是公孫壽以官近懼及辭司城而

不居子哀辭卿不受而奔魯此二人者皆先時而去
身不及子鮑之難庶幾所謂見幾而作者不幸而身
值其事若蕩意諸同死孟諸之難可也豈得偷生避
禍哉夫蘧伯玉稱衛之君子當孫甯出君廢君時聞
變而出既定而入卽責以與謀伯玉何說之辭或曰
趙盾亡不出竟故不免弑君之名若伯玉則可以無
嫌矣余謂趙盾弑其君董狐書之孔子仍之盾卽越
竟討賊而弑君之罪亦不可逃何則穿盾之側室河
曲之戰盾爲元帥穿不用命而盾不討其後弑靈公

盾復使穿迎黑臀于周則穿爲盾之私黨桃園之變
盾爲謀主而假手於穿也明矣使盾或亡而越竟或
討穿以說遂可逃弑君之罪則是慶父使卜齮賊閔
而奔莒可以無罪羽父使賊殺隱而討于蔣氏足以
掩惡豈不甚便於弑君之賊也哉然則董狐之爲是
言也何居也盾之同惡情隱而可辨不越竟不討賊
事顯而難逃舉以責盾使盾更無辭以自飾而其罪
亦可居耳孔子之惜不越竟正惜董狐不越竟之言
隱而未明無以告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觀其不惜

左傳卷之五十五
討賊而止惜越竟可見矣然則孔子以君子稱伯玉
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何說乎吾
意當孫甯廢立時伯玉必隱而未仕故可優游事外
而無觀望中立之嫌不然衛之臣如公孫丁輩且死
難矣子展子鮮且從公羈絏卒推輓以歸國矣曾謂
伯玉之賢而顧偷生苟免置君不問乎且當獻殤之
時君臣相忌政令下移可謂無道之極使伯玉不能
奉身而退以及孫甯之難是貪昧無恥之流烏在其
可卷而懷也然則孫甯何爲以出君納君之謀告伯

玉曰伯玉雖不仕其德行為衛人所素服故孫甯亦
從而容訪之耳夫子居魯而康子以用田賦問居衛
而文子以攻大叔訪又何疑於伯玉柳下惠爲魯士
師三黜不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優游不忍去
父母之邦以求仕他國嗚呼是亦伯玉之行也

魏禧曰余論伯玉事詳雜問中又有咏史詩云遠貌
不察形遠音不聞舒六經多謬誤闕疑慎其餘孔子
賢伯玉後世誤遺書乃至出近關奉以明哲譽豫難
必先逃羣誚召忽愚今得達此論足解平生之疑辨

千古之惑矣。然伯玉答孫甯語，雖在不仕時，亦傷模稜，當以韋論為正也。

（此處為書中文字之影印，內容與正文重複，因字跡模糊，難以逐字辨認。）

秦歸印堇父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

干城麋，鄭皇頡杜鄭大夫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

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

乃立囚。」欲得情實莫過於問囚，又莫過於三面同問，又莫過於卒然問之，初無囑托而州犂當面賣奸。

顛倒真偽如此，故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杜

知聽訟之難也。皆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

非細人易別識也。」王子圍及穿封戌皆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

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誰獲子？」林觀伯州犂聽說之間，其手勢心口言語輕重皆道囚意，使曲証王子圍獲已，以媚權要。○禮

按此是伯嚭真種子伯宗杜敗焉囚曰。頡遇王子弱林

好直而子孫皆奸佞何哉皇頡已解。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

其意。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

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杜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不

獲杜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

以貨免之小利也杜受楚獻功大名也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

君之惠楚師其猶在做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

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杜乃得

李必迎上
皇意宋此

伊戾殺太子痤

初宋芮司徒杜宋大夫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

取以入杜共姬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林共姬之

見其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杜甚姬納諸御

嬖生佐杜元惡而婉杜在貌惡太子痤美而狠杜貌美

戾○家鉉翁曰婉者巧於自結狠者疎於內交佐日以

親座日以疎以至於死故居近君之側者自處為難

合左師畏而惡之杜向成○禧按連用寺人惠牆伊戾

伊戾名杜惠牆氏為太子內師彭士望曰以寺而無寵秋楚客

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林痤與楚客相知請

○土望曰大子不宜外交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

曰伊戾深毒如此然此事必先與左師夫人之謀矣左師後言誰為君夫人亦以其廢瘞立佐有力而不見

報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

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杜戾為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

廢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林伊戾詐作盟處掘地處

坎用牲加盟書為而騁告公為大子所惡固請以往而

大子反徵驗也有此行者宋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

之昏也殺一太子只消二字後又何求對曰欲速世害太子之計盡祖此公使視之則

信有焉問諸夫人杜佐母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或謀

字害人不在多聽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

讒者亦不在多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杜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

左師罪不容於死無罪也乃亨伊戾凌穉隆曰宋平既明知大子素惡伊

戾矣而卒遣之從又遽信其讒而殺大子及徐聞大子無罪又僅烹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

向戍之權任不為之衰此春秋所以直稱君殺與晉獻殺申生

同例左師見夫人之步馬杜習者問之對曰君夫人

氏也林言君夫人氏之馬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林棄非

嫡夫人禮按連玩數事左師洵是老奸巨滑宋呂夷

簡其流亞也與殺大子而無罪左師益手滑心粗自

專恣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

首受杜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死

魏禧曰使視之所以考其實問夫人左師所以詢於公宋公亦自謂精細詳察太子之罪不誣矣豈知步步精察正步步打入局中耶李泌謂懷愍之手書瑛之衷甲尚不可憑也每事精察者不可不長此一格魏禮曰烹伊戾而不誅戍愾而失刑極矣以其有諸侯之望畏之耶名士巧鄙自古已然○戍依違貪賊開王導楊素趙普一流人風氣

魏世倣曰平公烹伊戾而夫人左師無罪理當廢佐而更立李鄴侯之論唐事允矣○嘗論申生伋壽之死皆所自取痤則執而見囚出於不得已而死者然使痤可以幸免則漢戾太子之事痤必為之而有餘巫蠱之起戾太子稱兵相向雖曰討罪其心實不可問痤之誣畧與戾太子同但其發也速痤不及察而已罹於難傳謂痤貌美而心狠故知其得兵權未有不為戾太子也

不復與太子也
 曰對彼鞭撻情狀美而心
 問漢之國易與太子同其
 巫蠱之惑與太子味
 尚德可以幸於國與太子
 而更立李暉分之備事亦矣
 歸世於曰平公亦得與而夫
 人亦而與與與與與與與

復椒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杜子胥祖與聲

子杜子朝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

亡林得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

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林布荆藉相與食而言復

故杜議歸楚事禘按班荆相與食是極閒事可省語

知然只此五字寫出通家故誼親厚之情悠然如見乃

景也子嘗謂知己骨肉之交當教二家子孫亦相親附

為子孫者亦當體念祖父舊誼不相視為路人看聲子

請復苦心於椒舉為情友於子朝即為孝子孟子曰所

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故貴家巨室

有數代之姻戚數代之朋友數代之奴僕便足見其家

左傳經世少襄復椒舉一

卷十四

三

教之厚驗其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

晉楚杜平在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合尹子木與之語

必久而待此時言必問晉故杜事焉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先一語悅子木其大夫則賢皆

卿材也彭士望曰一語奉承子木如杞梓皮革自楚往

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

有而用楚材實多此下不獨不遠說伍舉并不遠說析

發蓋因王子牟而疑伍舉自是執政之失故先說此歸

段已陰折子木之心而復歷舉利害則愈易入矣

生即聲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

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士望曰均平調劑中詩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

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

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

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杜酒食賜下此以知其

勸賞也林即此喜心可以將刑為之不舉杜不舉不舉

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林即此憂心可以夙興夜寐

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

敗。魏禮曰以上語意幾于逼子木矣妙在引詩引書引古故作寬衍旁博之體聽者便自不迫其主意在畏

刑却將賞善陪說許多又添說恤民竟似泛論不入楚

事處只說已往一似論楚舊日執政之失子木早已心

動待其瓜熟蒂落子木一問彼即乘今楚多淫刑其大

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士望曰後四段俱從此句生出

段段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杜在

四年。恰好事。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

俱是奔晉事。析公曰楚師輕窶易震蕩也。若多

鼓鈞聲以夜軍之。林多擊軍鼓鈞同其聲夜攻楚軍使不知虛實楚師必遁。晉

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

于桑隧。獲申麗而還。此等敘述不厭纖悉鋪張極言其害纔足聳動聽者鄭於是

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

子。說一事處又不單說一事之害此最善立言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

晉。晉人與之郤。許六反杜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

靡角之谷。杜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

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

林秣飼戰馬食於寢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

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杜在元年楚失東夷。子

辛死之杜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則雍子

之為也子反與子靈杜巫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

晉禮曰雍害其晉人與之邢杜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

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林教吳以使

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杜屬楚取駕克棘

入州來杜駕棘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杜事見若敖之亂伯賁扶云反林之子賁皇奔晉杜在

晉人與之苗杜晉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杜在成楚晨

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

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

杜簡易兵備欲令楚貪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杜子重子

已不復顧二穆之兵王故曰吾乃四萃杜四面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

之楚師大敗王夷杜傷師燿子潛反林吳楚之間謂火

敗楚子反死之杜並在成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

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入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

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杜

楚亦不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

楚國豈不為患

又入一段伍舉望歸之情乃妙若不善辭者只知以利害懼楚而已更看其用

字用意圓活處真善

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

為椒舉復後之地

穆文熙曰馮驩復孟嘗君亦用此

聲子使椒鳴

杜伍舉子逆

之

穆文熙曰歷觀諸臣奔晉往往為効死力殘敗楚師

何無宗國之念也蓋原其出奔之由既非其罪

禮曰巫臣

不得言

而楚又窮之不已故人無還返之期自不得

不為効死耳不然何莊烏仕楚尚有越聲士會奔秦

終為晉之良佐哉

魏禧曰指陳已往利害鑿鑿可信雖子木明知為伍

舉作說客亦不得不從蓋理勢到極的確自不怕人

識破本謀但進言次第操縱之妙必不可少耳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杜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曰獨鄭伯自行故許恚而欲報之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鬻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杜鬻動也齊貪也子展說不禦寇十

子產不禦小寇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杜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曰獨鄭伯自行故許恚而欲報之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鬻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杜鬻動也齊貪也子展說不禦寇十
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杜津名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魏禧曰明於國勢敵情數語說盡好事喜功之心真名言也然以論禦楚者無乃過情

魏世倣曰楚奮其師武以伐鄭如猛虎卒然逼人雖操尺捶而猶思奮子產乃不禦楚何也蓋許靈公以含氏之敗如楚遂卒于楚楚子憫焉而為之出師子產知其必不為害無害而禦之則徒以罷民而啟大國之忿所謂不能搏虎而徒將其鬚者也鄭之多事必自此始若宋華元之殺申舟楚莊王憤怒疾威有滅此朝食之勢故宋雖饑餓食子不得不悉力以禦

而此又非其情然則魯伐邾師及范門而猶聞鐘聲非不禦寇與子產之不禦不禦於外而必戒嚴武備於內故楚終不敢入鄭不然楚人剽悍乘其無備而攻之幾何而不為益之見執也哉是故鄭之不禦守而不戰者也邾之不禦不戰且不守也書曰有備無患當寇者其可輕言不禦乎哉

齊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杜：齊大夫以廩邱奔晉。襲衛羊角杜：衛邑，取之，遂襲我高魚杜：魯邑。有大雨，自其竇入杜：雨故，介於其庫杜：人高魚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杜：士句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杜：晉大夫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胥梁帶

偽封烏餘

齊人城邾之歲。

杜：在二十四年

其夏，齊烏餘

杜：齊大夫

以廩邱奔晉。

襲衛羊角

杜：衛邑

取之，遂襲我高魚

杜：魯邑

有大雨，自其竇

入

杜：雨故

介於其庫

杜：人高魚庫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

杜：士句

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

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

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

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胥梁帶。」

杜：晉大夫

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胥梁帶

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彭士望曰此必周邑謂齊

衛魯宋也周密也必使烏餘具車徒士望曰仍使具車

密來勿以受地為名壯氣懈備弛○禧按令具車徒然後可以盡獲不

使其黨逃散復得為亂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以受

封杜烏餘以地來烏餘以其眾出烏餘偃然出受封當

故詐許封之之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魏禮曰觀烏餘狡桀之人

失地者無已效地而封之理可疑明矣而遂執之盡獲

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杜傳言趙文

雖失政而諸侯猶睦魏禧曰歸烏餘之侵地善矣孫林父以戚入于晉是

亦烏餘之類也乃反為之伐衛成茅執其君何哉蓋

文子之意專在無以為盟主耳林父止於叛衛而烏

餘則侵三國之邑恃晉為藏主以多構難於諸侯不

討則恐諸侯之貳也故其後曰取其邑而歸諸侯諸

侯是以睦於晉○穆文熙謂以偽封致烏餘何以服

其心是已晉國民罷於兵用兵未必可以得志當時

或有不得不出於詐者然使更有烏餘其人則不可

再試矣吾謂以朝會之禮致烏餘而執之其可詳雜

問○或謂以朝會執之與效封執之同一詐耳曰不

然朝會一定之禮效封則特設此局以陷阱之矣况春秋時以會盟執人而數其罪者多也或又謂烏餘歸晉有年今乃無故發其舊罪似爲無緒曰范宣子受之趙文子治之庸何傷宣子卒而文子新爲政此正明禮動刑變革之會也嘗謂誘叛殺降當事者最不可輕爲益不特傷吾德義而其法只可一用疑阻後人向化之心爲害方大王文成誘淵頭賊而斬之余終疑此舉於信義事勢皆有防碍乃有其勢不得不出於誘降而其罪又必不可赦者則

因其他罪而斃之一也易人而行

後患者以他罪誅之可也若本罪不可赦而許以他罪則本罪不著無以懲戒天下之惡故尤莫善於易人前之人可以再舉後之人可以踵行故曰范宣子受之趙文子治之庸何傷

魏禧曰文子旣欲宣盟主之義則莫若用師矣晉多爭戰而何獨憚此乎密告四國失地之君會晉師以討烏餘易耳烏餘恃晉故四國不敢問聲義以討之皆其仇也烏餘雖能逃將去之以威烈執烏餘歸

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杜謂孫林父納我者死杜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杜甯喜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杜誓不還託於木門邑不鄉衛國而坐杜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杜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杜自誓終身不仕而不

公喪之如稅服

杜稅即總也非五服之常本無終身此

服無月數而獻公

月數痛愬子鮮故特為此服也公與免餘邑六十辭賢曰唯卿備百

爭薨故言終身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杜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

明通

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

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賢尤曰大叔儀

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杜即儀為卿

魏世倣曰要賂而納君專政而自制固未有不反被

其禍者平鄭貪津梁之邑與黃金白玉之小利以納

晉惠身卒見殺衛莊公入國渾良夫有大功焉一事

加以三罪卽數而殺之喜信獻公求入之言欲終其身而執國柄其亦愚矣
魏世儼曰喜守父遺命弒剽復衍較之要賂納君者自有分別專則取死之道矣

左傳經世鈔卷十四

終

